

2023年9月3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 浩
美术编辑:张 武
校 对:马晴春

有奖征文

温暖你 治愈我
主办单位:株洲日报社
协办单位:株洲市中心医院、
株洲市二医院、株洲市妇幼保健院用爱心
守护社区居民健康

危丽

查房、进社区、上门入户随访、下乡开展宣教工作。在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位脚步匆匆的基层医生,名叫陈小芹。她用脚步丈量医者仁心,用爱心守护社区居民的健康,成为许多社区居民的“贴心人”。

陈小芹来自位于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早些年,这里交通不便,医疗教育水平也不高,乡亲们生病问诊难、问诊远的经历让她记忆尤为深刻。她在小学三年级时就许下心愿——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于是,她一路刻苦学习,成为县里少有的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孩子。2016年,她毕业于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博连读班,并在湖南省直中心医院规培一年,之后进入天元区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了一名社区医生。

在这里,她是学历最高的医生。但从她身上,你感受不到任何眼高于顶的骄傲之气,反而大家都佩服她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和平和谦虚的处事风格。

在这里,每天工作繁杂,面对的辖区居民众多。门诊上的规范化管理、公共卫生四项的具体实施,陈小芹都挑在了身上,凭着一股对医疗事业的热爱与对居民们的高度责任心,她把工作做得有滋有味。加班随叫随到,面对居民的咨询耐心解答,一些比较特殊的患者甚至要登门随访……由于长期以家为家、以基层病患为友,同事调侃她是“管家婆”,居民们则唤她“老朋友”“干女儿”。

作为一名基层医生及公共卫生主任,她不断加强业务理论学习,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对随访体检和门诊中发现的健康问题,她会站在患者在角度结合基层医院的现有设备及上级优质医疗资源居民相应的治疗和健康指导。前年,有一位阿姨自认为消化不良原因找她直接开健胃消食片的药,经过陈小芹专业望闻切,她让患者去做腹部彩超,上传信息至健康档案中,每次随访完陈医生都会叮嘱注意事项。她除了上户义诊,还为辖区行动不方便患者提供上门看诊换药等。

关于健康档案,陈医生每月都会固定时间排查重点人群档案,安排上门入户随访。只要她进社区,居民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因为在居民心里,陈小芹就是他们的老熟人,每季度都会固定上门看看她们。陈小芹来到居民家中,给居民测量血压,上传信息至健康档案中,每次随访完陈医生都会叮嘱注意事项。她除了上户义诊,还为辖区行动不方便患者提供上门看诊换药等。

不管是日常的救治患者、公共卫生还是在抗疫一线,陈小芹表现都很出色,2019年12月16号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在疫情期间,陈小芹还在休产假,她把孩子交给家人照顾,自己主动请缨,奋斗在抗疫第一线,始终不忘身为医学生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使命,并且在此期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入党积极分子。2020年,她荣获了优秀医生的称号。

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守护居民的健康永远在路上。陈小芹用扎扎实实的脚步践行着一位医生的责任和担当。

征稿要求

- 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奖10名,奖金500元。
-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散文

又到9月开学季

张绍琴

开学前一天,班主任照例在微信群发布信息,接龙征集数名志愿者到学校搬运新学期的书本到教室。

通常情况下,儿子爱以各种理由拒绝,例如还没有玩够,习惯了晚睡晚起,太早了起不了床,或者是我去干吗,人数已经够了,把机会留给别的同学吧……总之,就是一副“开学综合征”的样子。

这次我让他在群里接龙,迟迟不动的儿子最后耐不住我的“苦劝”,终于参与了。提交名字后不久,他的同桌也跟着接龙。

儿子高兴地对我说,“某某同学肯定是看到我后才接龙的。否则他才不会去。以前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是啊,你活出了榜样的力量。”我顺势表扬并鼓励了儿子一把。

第二天儿子去学校报名回家,兴奋地给我看新发的一摞带着墨香味的书,说增加了什么课程,说有了一个新老师,还说一个假期不见,某某同学长得很快,都高出他一个头了……

我和儿子一边给新书穿上新衣服——用买的现成的书皮,一边叮嘱儿子“开学千万条”。儿子不耐烦地接过去:“得了得了,复读机又来了,我耳朵都磨出老茧了,‘开学千万条,学习第一条。平时不努力,期末泪千行。’”末了还像下保证一样反问我,“你看我哪个期末泪千行了?”我哈哈大笑,“这样为娘的放心吧。”

记得我上学时每逢假期后开学,内心的忐忑和纠结同儿子一样,看到同学的新奇和融入学校的兴奋也和儿子一样。

那时总是要开学了才发现,作业的进度似乎怎么也赶不上开学的进

度。赶紧找出不知扔到哪个角落的书本作业,紧赶慢赶。即将见到熟悉的同学,心中充满期待;结束了无拘无束地在山野撒欢的日子,又感到黯然神伤。更主要的是脑子里挤满了漫山遍野草木空气的气息,那些学过的方块字和数字早已不见踪影,要是老师问起来,我该如何回答?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步入学校的脚步便充满了迟疑。打一下路边的花儿,踢一脚小路上的石子,学一声鸟叫……

然而,到学校的路总是很短,熟悉的操场已经在眼前。见到隔了一个长假未曾相见的同学,新奇和兴奋把所有的忐忑荡涤得无影无踪。最令人高兴的是坐在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发新书,我们在座位上你盯我,我瞪你,心中雀跃,眼中有光。一个假期,没有瘦成一道闪电,倒是黑成了一片乌云,他从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我。心中想着,下课了得赶紧去问问假期里他们都经历了哪些好玩的事儿。

在熟悉的铃声中我们像一群欢快的鸟儿,从教室里飞进飞出。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兴奋地向父母展示新书,和父母说起学校的趣事。父母找出几张旧报纸,一边和我包书皮一边叮嘱我“开学千万条”。

每年开学季,就像看一场翻拍的老电影。开学前孩子的“内心戏”十足,开学后父母的谆谆嘱咐,殷殷期盼从未减少。

除了书皮变了,不再用旧报纸,而用现成的塑料书皮,一切都像时光再现。不同的是我从一个顽童变成了母亲,儿子代替了当年的我。而这种岁月更迭,角色转换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游记

初访水西村

刘文清

水西村是炎陵县水口镇的一个行政村,距县城27公里。据说水西村,不能先不说水西村。“水口是个好地方!”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水口的赞誉。

赶在八月集中休假的时间,我驱车近300公里来到水口来到水西村。其时立秋不久,秋老虎肆虐,然而车一进入水口水口,修竹茂林,凉风习习,顿感暑气全消,心旷神怡。记得2006年洪水冲垮水西村,水口镇上有桥梁被洪水冲毁,我曾来此调查过灾情。17年过去,水口镇上旧貌换新颜,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新农村的景象。昔日名不见经传的水西村,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脱颖而出,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佼佼者,网红打卡地。

本地人唐先生驾车载着我,从水西村高大的牌坊下穿过,村道两旁遍植的七彩花、长春花、波斯菊开得正艳,水塘里的荷花也张开双臂,热烈地迎接我们的到来,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行走在农村,完全、彻底地颠覆了人们对于农村脏乱差的认知。水西村以满目的花的色彩惊艳了我。

淡水呈弓形从村前潺潺流过,而村庄位于淡水西边,故名水西。生于斯长于斯的860多名水西村人,喝淡水长大,因淡水置业富家兴村。我到达水西村时,正是早上九点光景,气温不高,太阳灿烂。下得车来,我沿着淡水慢行,两岸草木葱茏,清澈的河水缓缓从脚下流过,漱石枕流、宁静祥和。水边的大树下,有孩童在家长的陪护下,快乐地玩耍,荡秋千、撑木筏、欢笑声、哗哗的流水声响起,俨然人与自然的一曲和谐大合唱。孩童的快乐深深地感染了我,记忆一下把我拉回到了童年,在河水中嬉戏的场景犹如电影一般从脑际闪过,真羡慕无忧无虑的孩子们!

在“议事长廊”前,一名女子身着橘黄色的工作服正挥洒着竹帚打扫卫生,看到我手机在四下拍照,便凑过来、热情地询问我是来旅游还是看朋友或是办事,我说只是随便走走、看看。女子十分健谈,她告诉我说自己姓李,是本村人而且就嫁在本村。我玩笑道:你这是典型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女子哈哈大笑说是村里太好了、太美了,哪里还想外嫁?她介绍说,这两年特别是节假日,来村上游玩的本地人、外地客越来越多,特别是暑假里面,接待的客人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客人的到来,提高了水西的知名度,也给村民增加了收入。白天,村民把自己家种的、养的土特产摆在议事廊来卖,收入还不错呢。正在这时,一群游客说笑着从议事廊经过,旺盛的人气扑面而来。相比当下只留下

记事本

饭盒里的青葱年华

季勇

开学了,给孩子买饭盒选了半天,想想曾经读中学时,一个饭盒应付三年,不能挑三拣四,却是美好可回味的时光。

那个饭盒是父亲发的铝制长方形饭盒,一盒饭足以支撑一个下午。早晨,父亲将米淘好放入盒内,再炒个菜放入一个椭圆形的小菜盒里,没有拎包,只用塑料袋装着。把它们放在自行车前的车篓里,再放上学包,跟着我去上学。

到校第一件事就是将饭盒放到讲台上,同学们轮流值日送到食堂。中午饭点到,再去食堂将饭抬到班级,各拿各直接开吃。我们互尝父母的手艺,有的凉拌黄瓜美味,我直接将它满盒端,同学也不生气,便将我的土豆丝端去。我们吃着聊着,甚是欢快。回家吃饭的同学少了这一情节,也少了乐趣。

饭后,我将方盒拿到食堂后面的一排水池处清洗。没有多少剩菜饭,也没有洗洁精,将饭盒和菜盒冲一冲,用抹布擦一擦,小菜盒放进方盒里盖好,一身轻松满足。午休时间多,再约几个伙伴去附近同学家“家访”,看看他们的小房间布置啥样,是否有好吃的零食。同学突然到访,他们也没准备,听歌,看看盒带,明星照片之类的物件,互相聊互相羡慕。更有趣的是,骑车去路远点的同

学家,他已走在上学路上,撞见我们只好相陪返回家中,其实也没什么事干,看了看,又一阵叽叽喳喳地上学了。

最喜家中成货可入盒。几乎各个饭盒里都有咸货,香肠、腊肉,咸鱼不敢带,与饭相伴,腥味扑鼻,估计食堂的阿姨们也会禁止入内。我带的香肠是切成一块一块放入饭盒,蒸出来喷香可口,饭里有油,一口一口都不需要其他菜。教室里飘满咸鲜的香气,有同学居然带一节香肠蒸,啃起来满嘴油,看着都过瘾。我用几片香肠与他换咬一口的权力,他不拒绝,也不嫌弃。我们扒拉着各自饭盒的美味午餐后,把门窗全部打开,以免下午没心思上课。

有时,一同学因种种原因没饭可吃,我们每人盖一点饭菜给他,饭盒盖盖着,至于勺子,谁先吃完谁给。奇怪的是大家都吃得特别快,即使没有汤,吃得脖子直伸,还一脸得意,好似完成了一个最愉快的任务。

时光荏苒,一群中学生都已到中年,难得一见。我的那个方盒也早已给母亲用来当针线盒。几十年的光阴在这个饭盒里慢慢沉淀,上学时的饭菜和快乐的身影一起被存留心间。我每次看到它,就不禁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那份真诚和情谊一直在生命里熠熠生辉。

杂文

那些和称谓有关的事

邹彬

双城生活,表弟虽有心再添一娃,她却死活不愿,理由是再生一个,至少老十岁。

就这样,我的孩子既没有了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也少了很多表(堂)兄弟姐妹,很多我们这代人非常熟悉的称谓,对他而言,变得陌生,所以也很难体会到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亲成满堂的热闹。

哈哈,这问题有点意思。和千千万万个中国普通家庭一样,我们这个大家庭也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育潮。外婆膝下有4女2男,我妈妈是长女,生育了我们姐妹三个,我的姨妈、舅舅们也分别生育了一到两个孩子,共同组成了一个社会关系有点复杂、称谓较多的大家庭。

虽然人口有点多,但这个大家庭一直十分和谐有爱。记得外公在世的年头,家人们都紧紧团结在外公外婆身边,逢年过节必定团聚在一起。尤其过年时,外公外婆家不大的房子里总是人来人往,亲戚们也常一帮一帮地来串门。从大年三十到初七,每顿饭都至少摆上两桌,家中的男性一般在客厅主桌用餐,女儿、儿媳加上我们这帮小屁孩则挤在里屋的次桌。椅子常常不够,我们小孩子就站着吃。家中有很多烹饪高手,做的菜非常好吃,加上那年头,家人大多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或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经常是菜刚上桌,就被一抢而空,有一次,姨父做了一脸盆很好吃的汤圆,竟然秒光,现在回味,仍觉得那是迄今吃过最好吃的汤圆。除了姨父的手艺确实好之外,人多抢食啥都好吃,应该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在这样一个从小被七大姑八大姨包围,与一群表兄弟姊妹们厮混打闹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来说,就算闭上眼睛,我也能分出他们谁是谁。

只不过到了我们这一代,因为遇上计划生育政策,所以我和姐姐都只生了一个孩子。三个表弟虽然赶上了国家鼓励生育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付诸行动。一个年过三十,仍未婚配,虽已有别人眼中的好工作,但在焦虑未来的发展。一个年届四十,虽已成婚,却因为忙事业尚未生育。还有一个表弟虽然已育有一子,但工作家庭两难全,自己已在上海某上市公司做高管,媳妇则带娃在家乡生活,一家三口过着

双城生活,表弟虽有心再添一娃,她却死活不愿,理由是再生一个,至少老十岁。

就这样,我的孩子既没有了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也少了很多表(堂)兄弟姐妹,很多我们这代人非常熟悉的称谓,对他而言,变得陌生,所以也很难体会到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亲成满堂的热闹。

唉,想想,这真是一代人的悲哀。曾经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现在在各地鼓励生育的政策下,我们的低生育率却是让人捉急和担忧。

统计显示,2023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呈断崖式下跌,出生率仅为每千人6.2人。从我家几个表兄弟身上,原因可见一斑。一是卷到极致的房价、教育、职场竞争等工作和生活压力,让生娃成了年轻人生命难以承受之重。二是作为生育主力军的他们自己,大多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人,长期唯我独尊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很难愿意为别人做出牺牲。三是伴随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职场的激烈竞争和职业发展考量,也导致了可能的妈妈们推迟甚至放弃生育。

婚姻观念已然发生巨大变化,家庭责任正被重新定义。就连尚未成年的儿子都说,动物都有趋利避害、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人类。我们生活的社会正面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双重严重挑战。

如此这般下去,今后,更多的称谓,终将日渐消失。二十年前,我曾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当地遇上的出租车司机,全是花甲老人,让我很是诧异,因为那时的中国,出租车司机清一色全是年轻人。但如今,在国内我也遇到了年长的网约车司机,他们说退休后天闲,身体尚好,所以开网约车,既能挣点钱,也能打发时间。现在想想,这也许就是当年那么多日本老年人当出租车司机的原因吧。

没想到活着活着,我生活的社会也开始面临同样的老龄化问题。如何破解,既需要政府的不懈努力,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积极地面对。

在日越老龄化的社会里,儿子还能有那么多的姨外婆舅外公、舅舅舅妈叫着,竟成了件幸福而奢侈的事情。

看着他和舅舅们并肩走在的背影,我又想起了自己幼时和姐妹们一起,缠着姨妈带着去公园玩的旧时光。

诗歌

我是一只鱼

朱浩

怎么也没想到
五亿多年前的寒武纪
混沌的地球上
竟然诞生了一只鱼

生命突兀爆发的古生代
无数无脊椎的虫繁茂
不想中国云南的
海域里

一条微如浮游的小鱼
靠着脆弱的脊椎
不再蠕动
而是摇摆

摆着它短短的身体
向前向前
如果遭遇庞大凶恶的虫
生死未卜

死亡,黑暗
灭绝,重生
古老的星球穿越一季又一季
一代代的物种毁灭一次又一次

但那微小的鱼
那脆弱的脊椎
竟坚韧地
留了下来

混沌星球渐渐清晰
虫的时代告别
迎来自我的世代
恐龙王朝覆灭
苟且的鼠类都走向了光明

后来的故事你我都
知道,猴,猿,人……
但当你摸着温热体温
和支撑身体的脊椎
难道不会后怕?

后怕那娇弱的鱼
被曾经的虫赶尽杀绝
后怕那海域里摆动的极少数
度不过五次物种大灭绝

人类从哪里来?
到何处去?
生命渺小但又伟大
不知归途却有来路

穿越回到
寒冷的寒武纪
我们都是只担惊受怕的
昆明鱼